

在故乡的滨河公园里,人气最旺的,就数老虎滩公园了。这对一年四季常去老虎滩打拳游玩的人来说,最美的时节,当属万紫千红、草长莺飞的春季了。

不是吗?冬日的老虎滩,白雪皑皑,一片银白,她成了银装素裹的妙龄少女,简约、俏丽、可爱。当衰草、败叶、枯枝、秽土、垃圾等一切不令人提气的萧瑟景象被大雪掩埋在下而时,仅有不凋的苍松翠柏,昂然挺立着翠绿的树冠,清纯得俨然亭亭玉立的豆蔻女孩,孰能不为之称道呢?——要耍俏,一身孝哇!然而,冬天,尤其是冰封雪飘的日子里,美哉,美矣!可令人总觉得有些美中不足:老虎滩显得有点冷酷,一副冷美人的姿态,缺乏了和煦善睐。

倘若飞雪迎春,雾凇挂满树枝,纵然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,哪怕小草暗暗钻芽,柳梢浅泛泛绿,红杏悄悄孕苞,迎春刚刚绽蕾,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春色,也会给人带来喜悦、兴奋,激发人们朝气蓬勃,心旷神怡。到了“遥看草色近却无”的时候,那不显眼的荠荠菜,

散文

春染老虎滩

张文明

从残雪中灰头灰脸地露出纤弱的身姿,老虎滩已经有了些许赏心悦目的生气。过不多久,垂柳吐了新绿,细草穿上翠装,老虎滩焕然一新,妩媚俏丽起来,惹人爱怜。突然,天气骤变,寒流袭来,纷纷扬扬,下起了鹅毛大雪,将个姹紫嫣红的桃花敷上一层白粉,素裹了这位妖娆的美人,那也没什么关系,正好借这“三月桃花雪”,扮靓了红妆素裹的绝代佳人!

秋天的老虎滩不能说不美。秋韵的老虎滩富有画意诗情。人们曾赞叹过她如醉的景色,清新的丽质,消长的哲理。可是,好则好矣!但由于她太朝气蓬勃,心旷神怡。到了“遥看草色近却无”的时候,那不显眼的荠荠菜,

春日就不一样了。你瞧,当我们“五九六九,抬头看柳”之后,展现给我们的是,随着胎荡的东风,野草绿了,杨柳青了,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了,菜花黄了,梨花白了,桃花红了……万紫千红,满园春色,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时光。连那位唐后主李煜,都在《相见欢》里发出“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”的感叹!

老虎滩的春天,赏心悦目。浓浓的春色,令人痴迷。那一树树、一簇簇、一畦畦的鲜花,装扮得老虎滩花团锦簇。特别是星罗棋布在老虎滩上的桃树,绽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,将个老虎滩染得有如一块斑驳陆离的大画布,既色彩斑斓,又巧夺天工。你瞧,还有那草坪上的“太极图案”、舞池旁的圆形花坛、

十二生肖畔的花畦、台榭边的花池、雕塑周围的花架及通幽处的花径……无不是花枝摇曳地开着黄的、粉的、白的、红的、紫的、鹅黄的、绯红的、蔷薇的、月季的、玫瑰、美人蕉、太阳花、猫脸蓝、串红、荷兰菊和一些叫不出名的花卉,都在各不相让地展示着各自的俊俏和丽姿!

诚然,春天的老虎滩比不上夏日的老虎滩那么葱葱郁郁,亦无“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的婀娜,可话再说回来,春日却没了夏天的酷暑,秋季的萧瑟,虽说少了桂荷的芳香,却不乏百花的争艳。如果再加上空中的蓝天白云、河床里的悠悠碧水,春日里的这些曼妙色彩,简直把个老虎滩装扮得俨如一位新出阁的姑娘,雍容华贵,靓丽端庄,又婉约清新了!诚如一首《西江月》词里描绘的老虎滩:“杏蕾绽罢梨白,菜花黄了桃开;樱花烂漫玉兰开,姹紫嫣红可爱。天蓝水碧草青,铃声蝶舞燕鸣;芭蕉新绿杨柳风,杜宇声声春浓。”真可谓春光满园,春深似海了!



争渡

丁少梅

当年美国《展望杂志》推选全世界“百名闻人”,胡适当选。他去当过选理由,读到自己照片下面的一段颂词,不禁失笑。原来,当选理由是“曾经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”。

胡适说,这样一项荣誉,没有任何人可以担当得起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曾经替任何国家“发明”过一种语言。但是胡适承认,他是一个被迫走上对中国语文进行激进改革的人,主张用活的

文史杂谈

胡适“删诗”

张宪生

通俗语言去代替(半死的)文言作为教学工具和文学媒介,并身体力行,为此做出具体尝试。

1919年出版的胡适译《短篇小说》第一集,或可作其尝试汉语改革的一个标本。该书共收十一篇小说和一篇论文。其中,用文言翻译的小说有三篇,其余是白话。

胡适说过,他极想提倡短篇小说。当时国内短篇小说大概尚未脱离初中阶段,很多文人大不懂短篇小说是什么样子,该怎么写,似乎不够长篇的小说就是短篇小说,而且有个基本模式。诸如“某生,某处人,幼负异才……一日,游某园,遇一女郎,睨之,天人也……”,被胡适斥为“烂调小说”。

胡适遗憾自己不能创作,无力做出示范,于是介绍外国名家的名著,去如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、莫泊桑的《梅吕哀》、契诃夫的《一件美术品》等,另外加

上论文来作解。

这番用心,来自胡适所感知的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文学体裁变化。他已经看出,“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,都是由长趋短,由繁多趋简要。……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,时间越宝贵了,文学也不能不讲究‘经济’”。

胡适为寻找新的语言工具做出尝试,注意到短篇小说。

1920年3月,胡适出版《尝试集》,

表示自己“求师二十年,今得‘尝试’两个字”,并表示感谢社会上对他的宽容大度,承认他的白话诗是一种“开风气的尝试”。读者以买其书作为投票,《尝试集》出版两年间销售万部,应该是不错的成绩。

胡适似乎没有为此头脑发热。1922年,《尝试集》出增订四版,他写自序说,回头看自己的白话诗,觉得像是一个缠过脚的妇人,再怎么放开束缚,也恢复不了天足的模样。所以,从1920年年底开始,胡适把五六年间写出的诗作集中起来,重新挑选,名曰“删诗”。他说:“我自己删了一遍,把删剩的本子,送给任叔、陈莎菲,请他们再删一遍。后来又送给‘鲁迅’先生删一遍。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在医院里,他也替我删一遍。后来俞平伯来北京,去又请他删一遍。”如此删法,实在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一段佳话。

随笔

禅韵

常昱

飞角腾空,富丽堂皇。殿内有元塑佛像,明塑青、黄龙,龙各抱一柱,张牙舞爪,远看不见梁柱,只见龙腾云飞,蔚为壮观,给大殿平添了几分肃穆之气。殿内大小神像、各色菩萨下均有人参拜,喃喃有声,极具虔诚。那点点的香火,在有些昏暗的大殿里,更像是一星星的花瓣,淡淡散开的袅袅青烟里是一种无边空灵。

华亭寺的书香,太华寺的花香、圆通寺的烛香让我看到了僧俗虽然殊途,但也有同归的一面,那就是对生命对自然的热爱。正所谓“明月清风本无价,远山近水皆有情”。这一份淡泊或曰逸趣或许就是佛家胜于凡夫俗子的地方吧。佛家这一份情,热情之中不乏冷静,佛家有佛家的道理,爱得不温不火,也许这就是灵山秀水的浸润赋予他们随和自然的秉性吧!

细想一下,禅的“开悟”、道的“超越”以及艺术美的“写意”本身就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那碧蓝连天的芳草曾是每个人心中都盛开过的桃源,只是每每于世事烦嚣中或忽略或淡忘而任其逝去。人贵于平实、淡泊,纷纭世事之中能保持一静心,用款款的步履,步出尘嚣,回归自然,走出一份物我两忘的境地,如诗如禅,那该是怎样一幅美的韵致。正如弘一法师的一段妙语:“君子之交,其淡如水;执象而求,咫尺千里。问余何适?廓而亡言;华枝春满,天晴月圆。”

圆通寺不愧为昆明城区最大的古刹,圆通大殿内

格外红,殿堂分外亮。很可惜我们来非是时,不过眼见菊花、杜鹃还有绣球和诸多不知名的花儿争奇斗艳,也足以自慰了。曾有诗赞:“郁郁青山树树花,花开南国遍栖霞,宝珠朵朵悬空色,丹盖亭亭覆佛华。”

圆通寺,心中真的有些羡慕那些僧人们了,日日与奇木为邻,与鲜花为伴,在这种地方修禅习道,就算是块顽石,也要沾些仙气了。

相比之下,坐落在昆明西北圆通山上的圆通寺则热闹许多。据说这里的菩萨蛮灵验,每年春节来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直跪到寺门外去,其香火之盛可见一斑。有幸的是我们亲眼看到一位老人家请一位法师为菩萨开光(开光是迎请菩萨之前的一个仪式,据说开光之后菩萨就灵验了,有求必应)。二人皆是一脸静溢,一脸神圣,从某种意义上讲,绝对的无神论者和绝对的唯神论者都是无所畏惧的,虽然我不是佛教徒,但目睹那份虔诚,心中亦涌起些许感动。

圆通寺不愧为昆明城区最大的古刹,圆通大殿内

格外红,殿堂分外亮。很可惜我们来非是时,不过眼见菊花、杜鹃还有绣球和诸多不知名的花儿争奇斗艳,也足以自慰了。曾有诗赞:“郁郁青山树树花,花开南国遍栖霞,宝珠朵朵悬空色,丹盖亭亭覆佛华。”

圆通寺,心中